

# 舍利塔之谜

文 / 图 | 罗劲松 (本刊特约记者)



塔前鉴真和尚刻像

桂林象鼻山下有座文昌桥，桥下流淌着桃花江。路过这里的游人，目光大多会被象鼻山吸引，很少有人会关注到桥的南面，在万寿巷巷北开元寺旧址，悠然立着一座舍利塔。每当日出，塔上铜制葫芦宝顶便会闪烁出神秘的光彩……

## 鉴真与塔有缘

舍利塔原为七级砖塔，初建于唐显庆二年（657年）。因年久失修，唐代所建之塔早已坍塌。现存舍利塔为明洪武十八年（1385年）重修。

重修后的舍利塔分为三级，通高13.22米，基层为正方形，边宽7米，每面一门，四门相通。南面门上有“舍利宝塔”塑字，其他三面则用印度梵文塑有“南无阿弥陀佛”字样，门的两旁分别塑有八大金刚之名。中层塔身为八角形，每面有一佛龛。塔的上层为圆柱体，设有放置舍利函的窗孔。顶端有相轮五层，以宝葫芦结顶。



开元寺始建于1500多年前的南朝，初名缘化寺，为梁武帝时（502—549年）所建。唐初，改称善兴寺，开元二十六年（738年），更名为开元寺。

唐天宝二年（743年），著名高僧鉴真决意东渡日本传戒，四次出发，均为风浪所阻。天宝七年（748年），鉴真不顾身边人的阻拦，毅然踏上第五次东渡日本的旅程。他从扬州新河出发，没走出多远，经过狼山附近水域时，不幸又遇狂风大浪，在海上漂泊十余天，好不容易见到陆地，登岸一问，竟漂到了海南岛。鉴真不得不

自雷州起程，沿水路北返扬州。天宝九年（750年）途经桂林时，当地官员闻讯大喜，率僧侣、百姓倾城而出欢迎高僧，场面十分热烈。鉴真为桂林人的真诚所感动，答应暂时留居。下榻之所，正是开元寺。

鉴真在开元寺驻锡达一年之久，终日跌坐大殿，向僧徒与居士宣讲《金刚》《华严》《法华》等经典，蜂拥而来的听众多达千人。

待到夜深人静，鉴真面对寺中异域风情浓郁的佛塔，东渡海外传播佛经大义和中国文化的决心，自然是更为坚定。



\_ 舍利塔旧影

### 颜色黑白难辨

千年风雨飘摇，岁月沧桑。历经劫难的桂林舍利塔，披上了一层又一层神秘色彩。

1972年8月的一天，桂林市考古专家赵平巡查市内文物时走进舍利塔，眼前一片狼藉的景象让他倍感凄凉——甬道旁，蓬草覆径。塔底凿开一条地道，西券门因而下陷。塔身杂树、藤蔓争相生长，将塔身挤得满是裂纹。八龕四门佛像早已不见踪影。塔壁上彩绘斑驳，批灰大块脱落……舍利古塔已呈倾塌险状。

危情上报后，政府决定对舍利塔进行抢救。在重新批灰时，工匠遇到了难题——塔身到底应该刷成什么颜色？

在当时一些年过半百的市民的印象中，舍利塔的颜色是灰黑色的。然而，当修塔工匠将塔身所批石灰膏一层层铲开时，却惊讶地发现：舍利塔批灰达七层之多！由外至内分别为：第七层（最外一层），赭黄色；第六、第五层，全灰色；第四层，灰黑色；第三层，白色；第二层，米黄色；第一层（最里一层），白色。

显然，舍利塔原本的颜色应为白色。那么它又是怎样由白色变成灰黑色的呢？

为弄清这一问题，赵平走访了居住在舍利塔附近年届八旬的老人卢颂南。卢老回忆道：“我世居文外街（今民主路），自见到这个塔起，塔身就是白色，塔的角砖和边砖则是朱红、丹黄，间以青绿。只因抗战事起，日机频繁轰炸，舍利塔是重要标志，当局才下令将此塔涂成灰黑色。”

### 舍利哪里去了

舍利塔自然是用来安放舍利子的。可是维修舍利塔时，塔内已找不到舍利子的踪迹。

根据经验判断，舍利子大多安放于塔的秘密地宫中。桂林舍利塔会不会也建有地宫呢？

带着这一疑问，赵平查阅了桂林舍利塔相关史料，却没有找到修建地宫的记载。赵平与同事钻入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凿开的一条地道内仔细勘察，也没发现修建地宫的蛛丝马迹。



\_ 四门相通的塔基

最后，还是附近单位的几个顽童道出了舍利子的去向：“我们在舍利塔上面的塔身里发现过‘塔肚’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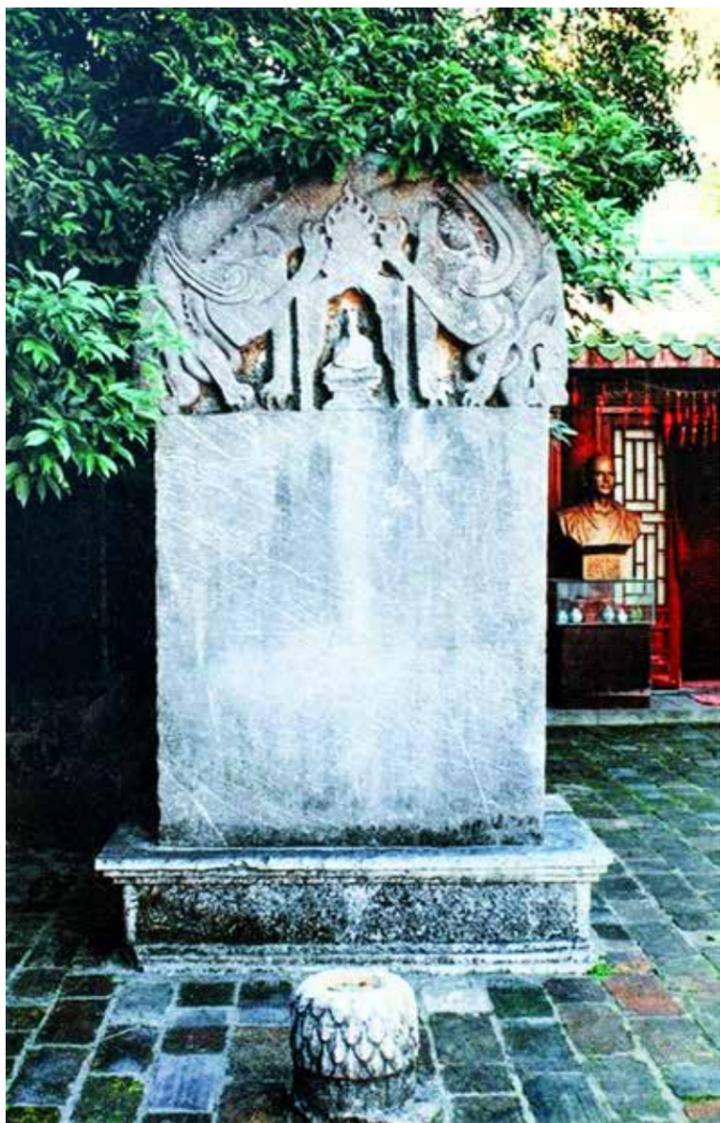
原来，孩子们在玩耍时曾从塔身东面壶门爬入塔内，发现了一些呈圆腔状的陶魂罐，伸手一掏，罐内有“骨殖”（即舍利子）。在当时人们的眼里，这些东西都属于封建“四旧”，必须彻底销毁。于是，孩子们爬上塔顶，将陶罐一个个高高摔向地面，在陶罐落地的“噼啪”声中取乐。

据明洪武十八年（1385年）十二月《宁寿禅寺重建舍利塔铭》记载：桂林舍利塔完工后，曾藏放舍利子20余粒，以“永镇本寺”。

结果，舍利子不仅没能“镇寺”，连自己的安全也没能保住。

#### 古碑缘何“素颜”

1982年10月，我国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来到桂林。在考察舍利塔时，面对塔的四方基座，罗哲文感慨道：“这叫金刚宝座塔。它是印度佛塔传入中国后，与中国传统高台基建筑模



立于塔前的“素颜额雕石碑”

式融合、创新的一种格式。这种类型的宝塔，在国内仅发现10余座。”

罗哲文认为：从年代看，国内同类风格的舍利塔多为明清时期修建。桂林舍利塔建于明洪武年间，当为国内最早的金刚宝座塔。

当看到塔前立着的一块被铲去碑文的“素颜额雕石碑”时，罗哲文仔细琢磨半天，认为：“素碑额雕图案为茉莉宝珠，这种图饰和雕法，证明它为唐代所遗。碑座的宝相花图案，也是唐代遗风。”

罗哲文最后分析：“这块‘素颜额雕石碑’，或许就是史籍上记录的唐代大书法家褚遂良所书刻的《金刚经》遗碑。”

褚遂良书刻的《金刚经》碑，怎么会变成无字之碑呢？



唐朝政治家、书法家褚遂良及其字迹



据桂林一些史料描述：褚遂良曾为唐太宗李世民的顾命重臣，当朝中书令。因直谏唐高宗废王后立先帝妃子武昭仪（武则天）为后的“荒唐之举”，惹恼了高宗和武昭仪，先后被贬至潭州（今长沙）、桂州（今桂林）为官。在桂州，当时的开元寺住持对大书法家褚遂良十分仰慕，便邀请褚遂良书写《金刚经》，让人刻碑立于舍利塔前。

这块碑一直保存到清乾隆年间。当临桂典史严成大权在握时，这位十分尊崇武则天的地方官，对褚遂良“愚忠先帝、蔑视武后”的行为十分愤恨，下令将碑面经文铲去，留下一块“素颜碑”供后人“观赏”。

当然，也有人对上述史料的真实性产生疑惑。究竟舍利塔前的古碑缘何“素颜”？这还是待解之谜。🏠